紅樓復夢/024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目錄

紅樓復夢

◀上一回

第二十四回　窮侍兒忽然發跡　瘋和尚隨意高歌

下一回▶

話說海珠們被夢玉將腿抱住不放，使勁兒一推，不覺兩個人「咕咚」一下都栽在夢玉身上。三個人忍不住一齊大笑。秋瑞、修雲笑的坐在地下，只是搖手。眾丫頭趕忙過來，將海珠們扶起。掌珠笑著將手在夢玉頭上指了一下，說道：「這回饒你，下回你試試看！」夢玉道：「不敢，不敢。」秋瑞笑道：「今日這齣戲，比昨日一天的還熱鬧，從來沒有見過。」五個人一路笑著走到橋邊，彼此相扶過了橋去。走上船房，只覺得陣陣荷香沁人心骨。時東方已白，只見落落晨星，瑩瑩香露。

眾人走入艙中，金鳳已將花露煎開，泡上各樣春茶。海珠嘗了一嘗，真個是瓊漿玉液，香美異常。秋瑞道：「有此佳題佳景，不可無詩。咱們不拘體，不限韻，各盡所長匯成一卷。昨日凡彩荷露者，俱要補作，名為《荷露集》，庶不負此雅事。」夢玉們都說：「秋姐姐說的甚是。妙極了！咱們不用耽擱，就作起來。」於是，各人執筆拂紙，推敲吟詠。不一會，相將脫稿，彼此對花而誦。先看海珠的詩，秋瑞念道：

荷露茶五古

海珠清露灑荷珠，崇朝彩不足。姊歌荷葉杯，妹歌珠一斛。

濕透單羅衣，驚起雙鴛宿。相將鼓棹回，茶煙出深竹。

甘露紫茸香，兩兩滋芬馥。茗碗圓團團，猶似荷錢綠。

陸氏嗜茶經，陶君清異錄。品題不及茲，韻事從今續。

(《荷葉杯》、《一斛珠》並詞曲。「紫茸香」見《茶譜》。

宋陶學士《清異錄》言茶湯法最詳。「竹裡煎茶」張志和事。)

荷露茶七古

掌珠同入荷花最深處，不彩荷花彩荷露。彩將荷露煮團茶，人與荷花足清趣。

清芬一勺入朱唇，色香味絕總宜人。華峰蒙頂三危露，並作同心迴不分。

竹裡茶煙青未了，簾外荷風吹裊裊。曉涼重抹口脂香，連袂憑肩私語小。

(「華峰」用昌黎詩「太華峰頭玉井蓮」，「蒙頂」見《茶譜》，「三危露」見《庾子山集》。)

荷露茶七絕

夢玉香露溥溥貯玉壺，曉風花氣濕羅襦。從今應笑茶經誤，一服清涼一串珠。

荷露茶調寄一斛珠

修雲

彩蓮歌遍，收來的白珍珠串。融成瀲灩銷銀片，小注銅爐聽得蟬聲轉。松火細將靈液煉，龍團新試春茅展，磁甌看取旗槍戰。荷氣，茶香，一霎難分辨。

(「蟬聲」見《茶經》。「松火」見郭鈺詩。「旗槍」見《茶譜》。)

荷送露仿陶五柳「形影問答」

秋瑞子從天上來，遇合旋離散。子別淚還零，我別絲難斷。

露別荷交情與爾真，相別憶相親。奪我清涼地，置我水火輪。

茶請露我來團月兒，慕子如饑渴。永諧魚水歡，相依毋相別。

(「團月」見《茶譜》。)

露答茶與荷親別離，與子新相如。相知同一氣，氣味無差池。

荷嘲露在水無水緣，出水有水厄。何苦戀新知，與我相離隔。

(晉士溪好飲茶，士大夫患之。每欲往候，必云「今日有水厄」。)

露寄荷新知雖綢繆，舊夢猶恍惚。帶得舊時香，相思入肌骨。

秋瑞笑道：「多時不弄筆墨，頗為澀生。今日之作，要讓二姑娘壓倒元白了。」修雲笑道：「我瞧著人人比我出色，清新典雅。」海珠道：「咱們不必過謙，明日匯齊，送蕉雨齋先生定甲乙。此時日已三竿，快去請安要緊。」修雲命將剩的荷露茶分送彩露之人，彼此趕著到怡安堂去不提。

且說這些姨娘們都打了個盹兒，趕著起來。門上槐大奶奶帶著好些老媽們，都在朱姨娘屋裡等著領外邊鋪墊。慶兒、閏梅帶著丫頭們在鋪墊房裡開了板箱、大櫃，都搬出外間院子。

朱姨娘交點給槐大奶奶道：「這一堂大紅緞盤金十二條椅披、四條桌圍、十二個椅墊、四個杌套、兩匹大彩，是茶廳上的。

這一副大紅緞繡三藍皮球二十四條椅披、二十四個椅墊、十六個杌套、八條桌圍、十對靠枕、一對炕墊、兩匹大彩，是春暉堂的。這一副大紅緞顧繡的照樣件數，是敬本

堂的。這副大紅納紗的一色照樣件數，是崇善堂的。這副大紅刻絲的是恩錫堂的，照前件數。這副大紅縱線洋金打子兒的，是忠恕堂的鋪墊。

這副大紅哆啰呢盤金雲蝠，是景福堂的。大紅寧綢百花圖的這一副，是怡安堂陳設。這副大紅章絨富貴不斷頭的，是介壽堂的鋪墊。」朱姨娘一副一副點了件數，交代明白。槐大奶奶領了都搬到垂花門，叫查大爺進來，將外面的盡數交他領去，裡面交給值日的杜嫂子、陳嫂子、金嫂子、汪嫂子四人領去。查大奶奶又到荊姨娘院裡，領六如閣的香燭花供，甘露寺、鶴林寺兩處齋僧油米鹽菜、柴薪一切等項銀兩，並兩處合寺香燭花供，到了垂花門，交給槐大爺專派妥人分頭去辦。李姨娘院裡發放管廚顏嫂子們碗盞、海菜、柴米、錢炭一切應用等項。陶姨娘屋裡發放各堂支領銀兩並一切應領應發之項。這四位姨娘院裡處處都是擠滿的人，一起去了又來一起，絡繹不絕，比往天更鬧的利害。

怡安堂的東西兩廊下不斷的是人，直鬧到辰正巳初方才了結。趕忙到怡安堂卷棚下，該班的嫂子們道：「大爺同大奶奶們都請過安，到介壽堂去了。」姨娘們聽見，趕著進去，見了桂夫人請過安，各人將應回的話都回了一會，俱呈上單子。桂夫人過了目，交給雙慶、江蘋，每單上打了怡安堂圖書，寫了日子，仍交姨娘們各人領去。桂夫人發放完結，到介壽堂請安。此時，夢玉等五人同著梅春俱已見過老太太，下來到承瑛堂請過安，在芳芸屋裡拜了生日，都往紫簫屋裡說話。紫簫昨日未割之先吃了幾分人參，又兼晚上這一大醉，況且十六七歲姑娘正是氣血發旺的時候，還帶著握上真正八寶散，所以刀傷處所不但不疼，手也可以動得。早上解開瞧瞧，已經結了個大疤。他又換上些八寶散，命鶯兒給他扎住。一早起來梳洗完備，上去伺候老爺吃點心、丸藥，服侍了好一會，夢玉們才來。等著請過安，同去拜芳芸生日，將眾人邀到自己屋裡來坐。這些嫂子、姑娘們都是給芳姑娘拜過生日到這院來問好，紫簫應酬不了。

夢玉正在說話，忽然瞧見兩人，想起一宗心事，忙站起來道：「我去了，一會兒再見。」海珠道：「你到甘露寺嗎？」

夢玉一面點頭，急急忙忙一直跑到海棠院來，只見靜悄悄並無聲響。走到屋裡，看見雁書、金鳳睡在大炕上。折出來到翠翹、蝶板屋裡瞧瞧，也在睡覺。連那些丫頭、老媽們這裡一個那裡一個的打盹兒。夢玉將翠翹、蝶板叫了起來，拉著他們來到上屋，又將金鳳、雁書推醒了。他四個人笑道：「老太太派你去齋僧，想來叫咱們去跟班呢。」夢玉笑道：「不要你們跟班，來來來！翠翹、金鳳兩個姐姐坐在這兒，蝶板、雁書兩個妹妹坐在這兒。」金鳳笑道：「這又是什麼故典？」夢玉笑道：「你們坐下，讓我說話。

」四個人笑著坐下。夢玉對著四人跪下才要磕頭，將四個人嚇了一跳，趕忙一齊跪下，拉著夢玉放聲大笑。翠翹笑的不能仰視，問道：「老祖宗，你這是那一股子勁兒？快些起來，走個人來瞧見五個人跪在一堆兒，像個什麼樣兒？」蝶板、雁書笑的爬在地下只是搖頭，金鳳坐在地下笑得喘不過氣。夢玉也自覺好笑，站了起來。他四個你扶我扯的也站了起來，還是笑個不住。

金鳳忍住了笑，問道：「老祖宗，你行這樣大禮，到底是為什麼？」夢玉笑道：「我要問你們借東西。」雁書道：「借東西也犯不上磕頭下拜的。」翠翹笑道：「你要借什麼東西？「夢玉笑道：「我要問你們四個人每人借我一套單夾紗棉皮的衣服，每人借我兩對首飾，一被一褥，還要每人借我十兩銀子、十弔大錢。我這會兒馬上就要。」四個人聽了，忍不住又縱聲大笑，說道：「你給誰辦嫁妝嗎？」夢玉道：「你別管我，橫豎有個用處。」金鳳道：「你到底要給誰？不相干兒，你只管對咱們說明白了，咱們打伙兒湊給他，這又何妨呢？你就不說，咱們也是要知道的。」夢玉想了一想，說道：「對你們說了罷，我要給賓來、宜春兩個的。」蝶板道：「怎麼好好的想起他兩個來？」翠翹道：「他兩個在西院裡要算腦兒賽。本來人也安靜，又和氣，就是同咱們也好，幫他些衣服首飾沒有什麼使不得。」夢玉歡喜道：「好姐姐，你們取出來就給了他，我也放心。」金鳳道：「咱們且檢出兩套紗衣服同兩對首飾給他們穿著，等過了老太太生日，咱們集出衣服來再給他們送去。橫豎老祖宗吩咐的話，再沒有不依。」夢玉歡喜道：「真是我的好姐姐，就依著你這樣辦罷，但是那銀子錢是今日必得要給他的。」才說到這裡，垂花門聽事的陳嫂子來找大爺，說道：「外面有甘露寺、鶴林寺差人來請大爺拈香。那些和尚們都伺候著呢。方才老太太到六如閣拈香，門上的查大奶奶回過了老太太，說叫大爺就去。」夢玉問道：「老太太進來了沒有？」陳嫂子道：「才去拈香呢。」夢玉對著金鳳道：「我要出門去了。好姐姐，好妹妹，你們就辦起來。要緊，要緊！」

翠翹道：「你放心去罷，交給我，橫豎錯不了。」夢玉點著頭，同陳嫂子出了院門。轉過景福堂，看見六如閣院門口站滿的都是人，那賓來、宜春也在那裡伺候。夢玉瞧見走過去，將賓來衣服扯了一下。賓來轉過臉瞧見是大爺，忙跟著過來，走到東廊下，進了致遠堂的門。這致遠堂是祝府的宗祠。夢玉同賓來站在門下，扯著他的手說道：「有幾件衣服、首飾在翠翹姐姐們那裡，你同宜春妹妹別管他是誰的，拿去穿戴起來。還有幾兩銀子，幾吊錢，快此拿去將西張的帳還了罷。橫豎姐姐你同宜妹妹的事，都交在我身上。底下有機會，我必幫你，你只管放心。」賓來聽了大爺的這番說話，也不知是歡喜，也不知是感激，只覺得一陣心跳，流下兩點淚來。夢玉忙將汗巾給他擦了一擦，轉身去了。

寶來站著出神，定了一會，想道：「我方才還是做夢，還是醒著？」呆呆的想了一會，沒精打采的走出門來，瞧了瞧六如閣門口，都還未散，慢慢的走了過來。後面有人叫道：「寶姑娘，咱們姑娘找你呢。」寶來回頭，見是翠翹的丫頭綠兒，問道：「你姑娘在那兒？」綠兒道：「在屋裡等著寶姑娘說話，叫我四下裡好找。」寶來聽了滿心疑惑，同著綠兒到海棠院走進翠翹屋裡。金鳳們都在一處，看見寶來一齊站起，讓他坐下。翠翹道：「我們有兩件衣服、首飾，姐姐同宜春妹妹不要嫌髒，拿去穿穿。等過幾天，再給姐姐送秋衣、冬衣過去。

這是十兩銀，還有十吊錢，一會兒叫人給姐姐送去。且使著，慢慢的再給姐姐打算。」這寶來坐在椅上，一個心不住的亂跳，面脹通紅，一句話也說不出來，只是要哭。蝶板道：「寶姐姐，你就在這兒換上罷，省得跑來跑去的。」金鳳道：「這倒不錯，來，咱們替你換上。」四個人說著，一齊動手替他戴了首飾，換去衫裙。雁書笑道：「姐姐這雙鞋也得換換才好。」翠翹叫綠兒：「將我前日在尖兒上釘珠子的那雙大紅鞋取來，給寶姑娘穿穿瞧。」綠兒忙去取了出來。寶來接著，解下自己青緞鞋，將翠翹的穿上，倒很合式，又將那只也換上，站起來說道：「我也不說什麼，先謝姐姐妹妹們，等著再報你們大恩罷。」說著，跪了下去。慌的四個人趕忙回禮，說道：「同是一樣的姐妹們，說什麼報不報呢！」金鳳道：「把宜妹妹找了來，也換上，完結了一樁事。」綠兒道：「我去找來。」說著，往外就跑。

翠翹們取出幾盤點心，泡上茶。五個人正吃的高興，只見宜春同著綠兒進來，朝著寶來上下一瞧，倒嚇了一跳。金鳳笑道：「你也來換上，吃著點心，咱們再說緣故。」宜春道：「是個什麼緣故？」寶來笑道：「你且換上，我對你說。」宜春疑疑惑惑換了衣裙。金鳳給他戴了首飾。雁書笑道：「我看宜姐姐的腳肥些兒，只怕我的鞋不合式。」宜春道：「二月間娶大奶奶，我不是借你的鞋穿的嗎？」雁書對著綠兒道：「你去對九兒說，叫他將我今兒早上換下來的那雙新鞋取來，給宜姑娘！」綠兒答應，立刻將鞋取來，宜春接著換上。翠翹吩咐綠兒，將兩位姑娘的衣裙鞋子膝褲俱收拾著，一會兒給姑娘們送過去，綠兒答應。寶來將他四姐妹的美意說了一遍，宜春也感激拜謝。六個人一齊坐下，添了碗茶。宜春道：「老太太今日大樂。方才大老爺、大太太差徐大爺來給老太太做大慶，寄了好些東西回來，都堆在垂花門。老太太瞧了書子說：『大老爺的病也好了。』歡喜的什么兒似的，帶頭太太們都到致遠堂祠堂裡磕頭去了。查大媽令老媽兒將大老爺寄來的東西都交到介壽堂去。你瞧著五福、吉祥、三多、長生他們幾個的忙罷。」翠翹道：「大老爺的病好了，真是老太太大喜事。」六個人正在說話，只聽見該班的

嫂子們叫道：「老太太來了。」翠翹們趕忙站起，對賓來道：「快些去接！」六個人飛跑出來，一齊兒站在院子門裡，只見老太太笑嘻嘻領著姑太太、桂夫人、石夫人、鞠小姐、二小姐同著兩位大奶奶都走進院來。翠翹們一齊跪下請安，老太太笑道：「怎麼賓來、宜春也攪在一堆兒？」翠翹們站起身來，金鳳趕忙答道：「大爺因這兩天老太太大慶，各家太太們都來慶壽，上房體面丫頭不夠伺候，見他兩個很麻利精細，特派他們出來幫著丫頭們伺候這兩天。」祝母笑道：「到底是夢玉想得周到。他既替我派他兩個，也不用這兩天那兩天的，竟將賓來添派在介壽堂，宜春添派在怡安堂，幫著辦事就完了。」賓來、宜春忙跪下謝了老太太恩典，又給兩位太太磕頭，站起來向著姑太太、兩位奶奶、二小姐、鞠小姐要行禮。他們都拉住笑道：「恭喜！恭喜！」翠翹、金鳳趕著打起湘簾，老太太們到了屋裡，海珠姐妹親自端茶伺候。桂夫人們陪著說話，這且慢表。

內外院裡丫頭、嫂子們一會兒都全知道賓來、宜春派了差使。他兩個走出院門，那甬道上的瞧見他們從頭至腳煥然一新，都來道喜。那西北兩院的丫頭看見他們兩個的氣概比往天大不相同，滿面上放了光彩，覺得分外標緻。這些丫頭們一個個悲苦難言，不勝歎羨。賓來兩個一路應酬，到陶姨娘院裡上了檔子，到三位姨娘處見過執事姐妹，又往怡安堂、介壽堂、承瑛堂俱已稟知當差，至垂花門見查、槐兩位大媽上冊。這些嫂子、姑娘們你拉我扯的人人歡喜，他兩個再也夢想不到今日有這一番的際遇。真是：

昨宵燈下淒涼客，今日堂前得意人。

且慢表賓來、宜春得意之事。且說夢玉先到鶴林寺拈過香，候著殿上拜完一卷梁王懺，聽見齋堂上擊了三回雲板，只見寺裡寺外的和尚肥的瘦的，高的矮的，黃的黑的，俊的丑的，一會兒工夫老老小小來了六七百眾。住持雲根長老披著大紅搭衣，拜了三尊大佛，謝過祝大爺，領著眾僧俱到齋堂。今日是祝老太太松太夫人的功德齋僧第一日，有一個和尚是一碗八寶菜，一百大錢，白米飯儘量吃飽，不拘人數。夢玉瞧著家人孟升、錢桂、陳興、王瑞四個人順著齋桌挨人分散。那些和尚齊聲念過消齋偈，端然坐下，一個個低著頭，一齊吃起齋來。齋堂的幾個飯頭，就像穿梭似的跑上跑下，不住手的添飯。夢玉瞧見這些和尚，心中十分欣喜。不一會，長老先已吃完。瞧那光景不像有續來赴齋的了，命他們結了人數。孟升們算算看，共是八百九十一眾和尚。

夢玉辭別長老，帶著家人、小子騎上馬飛跑到甘露寺來，進了山門就聽見法鼓梵鍾、經聲佛號響入雲霄。這寺在一山上正臨江口，寺門緊對焦山。他們說，當日吳國太就是在這裡相的女婿。所以兩邊的喬松古柏干雲插漢。這寺裡也有五百來的和尚，因為知道

祝老太太做五天齋僧功德，那些遠近遊方掛單的和尚四路八方都來赴齋，等著祝大爺來拈香。這些和尚們自從山門口起，坐的睡的，站的走的，紛紛不一。夢玉下了牲口，瞧見這些和尚，知道是來赴齋的。王瑞道：「本來不早了，已交午初。」夢玉在表上瞧了瞧，也不言語，趕著往裡就走。知客和尚們瞧見，飛跑去通知長老。祝府的趙太、謝銘、顧彩、周瑞聽見大爺來了，都趕著迎接。夢玉問道：「齋得了嗎？」趙太道：「早得了，等著大爺拈香呢。」正說著，見雲水長老領著本寺執事僧人出來迎接。夢玉瞧見，搶上前去，同長老稽首。長老笑道：「餓煞老僧了。」夢玉道：「何不吸口江水？

「長老笑道：「一口水留種蓮花。」夢玉道：「種蓮可以吃藕。」長老道：「老僧咬他不動，留贈公子。」夢玉道：「我已飽吃蓮心，留著蓮根給和尚慢慢嚼罷。」長老笑道：「蓮心那裡及得蓮根有味？」夢玉笑道：「蓮根那裡及得蓮心有趣？」長老道：「你心在那裡？」夢玉道：「你根在那裡？」

兩個人一路打著禪語，已來到大雄寶殿，不覺哈哈大笑。夢玉到殿拈香拜佛完畢，又同長老見禮。趙太過來回道：「已經晌午，請和尚赴齋罷。」夢玉聽說，就請長老赴齋。雲水道：「且到方丈喝茶。」夢玉笑道：「眾和尚都餓得軟癟郎當的在那兒躺著，咱們還忍心喝茶呢！」長老笑道：「老僧倒還硬得住頭皮。」說罷，兩人大笑。

夢玉將長老送入齋堂時，堂頭已將雲板擊過三遍，內外和尚齊赴齋堂，高誦消齋偈語。誰知甘露寺赴齋和尚更比鶴林寺還多。趙太們八個人分頭去散襯錢，忙了半日方才散完。恐有遺漏，高聲問道：「師父們有沒有得襯錢的，只管言語。」只聽見眾和尚齊聲念了一句「阿彌陀佛」。那些飯頭們忙的揮汗如雨，腳不停手不住的鬧了個發昏。見那些和尚們陸陸續續吃完了齋。夢玉同長老在方丈裡坐了一會，看看身上的表已交午末未初。謝銘進來回大爺：「今兒吃齋的和尚連本寺的共九百八十四眾。」夢玉吩咐記了帳，隨辭了長老就要回去，長老一直送出山門。見一個蓬頭赤腳和尚，骯骯髒髒的一件破直裰，手中拿著一把破芭蕉扇，濃眉大目，高權闊口，搶過來一把將夢玉抓住，呵呵大笑道：「抓住了，抓住了！我要吃飯，快些拿來！」夢玉出其不意，嚇了一跳，忙笑道：「師父，你真要飯吃還是假要飯吃？」那和尚笑道：「我唱個歌兒你聽聽。」唱道：

你說我假我就假，你說我真我也真。郎有心，女有心，哪怕山高水又深。

哭一哭，笑一笑，哭哭笑笑人都好。個個相逢總是他，前生結下今生了。

不要慌，不要忙，聚了金釵十二行。船中相見如相識，攜手雙雙入洞房。

入洞房，銷宿帳，那人尚在湘江上。眼淚償還前世因，今生就是前生相。

我唱郎聽郎要知，我情也似郎情癡。他年續了紅樓夢，夢裡人題夢裡詩。

和尚笑道：「唱完了，唱完了，拿錢來！」夢玉笑道：

「師父要酒可以助歌，要錢何用？」和尚道：「要錢買肉，同這個老和尚吃。」雲水笑道：「老僧有肉，等你同吃。」那和尚放開夢玉往裡飛跑，嘴裡嚷道：「要去吃肉，要去吃肉！」

夢玉意欲進去瞧他，趙太道：「快交未初，大爺回去罷，家裡等著呢。」夢玉只得辭了長老，上馬說道：「此人很有意解。」長老點首。夢玉領著眾家人、小子一擁而去。長老回到方丈，叫人四處尋那和尚，並無影響，知道祝老太太的功德感動真僧，十分感歎。

且說夢玉騎在馬上，將和尚唱的歌心裡念了又念，一句一句想過去，總解不出來。心中正在納悶，不覺已到家門，只見轎馬紛紛已擠滿了一街。眾家人下了牲口，夢玉騎到二門下來，查、槐兩門上同著在外居住的十來個老家人一齊兒站著。夢玉對查、槐兩人說了兩寺的人數，孟升、趙太們自去交帳。槐蔭道：「大老爺、大太太差徐忠回來給老太太慶壽。」夢玉忙問：「徐哥在那兒？」查本道：「他在茶廳上伺候大爺請安。」

夢玉聽見，忙將衣冠整肅，急急走至茶廳，向上跪下高聲說道：

「夢玉請父親、母親安。」徐忠答道：「安。老爺、太太問夢玉好。說道：『天氣炎熱，一切俱要小心謹慎。』」夢玉答應著，磕了四個頭起來。徐忠打千兒，請大爺安。夢玉趕忙拉住回禮，問徐哥好，徐忠答應「好」。夢玉急問老爺的病體，太太的起居。徐忠道：「老爺病是好些，總起不來。略好些兒，又接著不好幾天。太太近來也常常多病。上房是全虧著芙蓉姑娘一人照應，真是太太的一個大幫手！」夢玉忙問道：「芙蓉姐姐好？」徐忠道：「好。蓉姑娘有書子同點子針線寄大爺的，等著開箱子的時候我送進來。」夢玉還要問話，聽見有人叫道：「裡面等著大爺呢。」夢玉回過頭去瞧那人，不知是誰，且聽下回分解。

此清朝作品在全世界都属于公有领域，因为作者逝世已经超过100年，且作品于1931年1月1日之前出版。

Public domainPublic domainfalsefalse